



被鸟唤醒的早晨

赖加福

一睁眼，窗外的阳光便挤进屋来，鸟的叫声也挤进屋来。叽叽、啾啾……此起彼伏，短促清脆，像微风不小心摇落的一地风铃，把人们从美梦中唤醒。

早上起来，我习惯到外面去散步。旭日从青山背后露出小半张脸，天空在它的注视下羞得腮帮通红。沿江路上，已经有不少人在晨练。此时，一群白头翁，大概有六七只的样子，突然从河滩芒草丛一哄而起，扑棱着有力的翅膀，争先恐后飞上几棵银杏树。雄鸟枕部的白色羽毛十分醒目，引得我抬头仰望。有两只白头翁还没有等站稳脚跟，又相继从树枝飞下。我没有停下脚步，决定先去林岗公园看看。

一进公园，就看见木栈道上有一个瑜伽的队伍。每人脚下摆放着一张瑜伽垫，正随舒缓悠扬的音乐婆娑起舞。她们腰姿婀娜妙曼，神情舒展平和。头顶是枝繁叶茂的大榕树，枝条巨臂似的伸展，枝叶间有鸟影晃动。金色的霞光从枝叶的缝隙漏下来，鸟鸣声从枝叶的缝隙漏下来。叽叽喳喳，就是那种最多见的麻雀，说不定还跟我家窗外面的

是同一伙呢。麻雀儿们不太安分，在树枝上你追我赶、上下翻飞、欢呼雀跃，寂静的公园一下子活泛热闹起来。

我沿着公园的休闲步道行走，一边欣赏沿途风景。花圃一旁，竖着一个宣传牌，上面写着“公园是我家，爱护靠大家。”公园不仅仅是人类的家园，也是动植物的家，是万物生灵的家。

在公园休闲步道边走边看，不时还能远远地听到斑鸠伏在草丛间叫唤，咕咕咕，待人靠近，那叫声又像是玩捉迷藏般消失了。途经七叶广场时，见几十个人在随音乐节奏跳广场舞健身操。灿烂的阳光洒在他们动感十足的肢体上。几只花喜鹊飞临七叶广场上空，“嘻啾啾、嘻啾啾！”为精彩的广场舞表演鼓掌叫好。一对跑步路过这里的母女，在一棵桂花树前停下脚步，显然是被那馥郁芬芳的花香吸引，把鼻子凑近米黄色的花朵，闻了又闻，闭上眼睛陶醉着。广场一侧，还有人在打羽毛球，一个使劲扣杀，把球球打到旁边的花圃里。未曾想到，这小小的响动惊扰了草丛中觅食草籽的几只白腰文鸟，呼啦啦一下飞起，我数了数，一只、二只……一共五只，嘻嘻嘻嘻，鸟儿们

慌慌张张地相互招呼着，在空中打了一个圆圈，最终舍不得即将到嘴的食物，又绕回来在百米开外的地方落下，继续它们的美餐。

我感觉走累了，在休闲椅坐下来休息一会。今天早上，鸟儿们就给了我太多惊喜。我内心突然有了一种期待，期待每个下一分钟能看到鸟儿飞翔的情景，聆听到它们的欢歌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场绝美的视听盛宴。

回家的时候，在一片芦苇丛中，我竟然发现刚从别处飞来了两只白鹭。它们迈动纤细的长腿，在浅水滩闲庭漫步。清澈的河水将它们美丽的倒影拉长，凉爽的晨风轻轻拂过白鹭的刘海、眸子，拂过它们光洁柔滑的脊背，拂过它们白纱裙的外衣。两只白鹭，像两朵在风中绽放的白玉兰。我一直在远远的地方静静地观看，生怕惊扰了白鹭，直到白鹭安静地在浅水滩玩够了，扇动宽大的翅膀在河面飞过，溅起一圈圈波纹，往远处去了。

就在此刻，大地上，阳光如金子般铺陈。我的内心如瓦蓝瓦蓝的天空一样，一片澄明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干净与美好。

神滩
晚读

秋深柿子甜

李凌非

俗话说：“立秋胡桃白露梨，寒露柿子红了皮。”诚然，寒露一过，柿子树枝头上的果实便开始显露出它的风采。一枚一枚，像明艳的小灯笼，点亮了萧瑟的秋日。

我的记忆里，镌刻着一棵老柿子树。这棵柿子树长在外婆家的院子里，枝干曲折苍劲，像是历经岁月的雕琢。外婆家的院子不大，它静静地站在外婆家的小院中。外婆家的院子被这棵柿子树装点得格外生动。

阳春三月，柿子树抽出新芽，嫩绿的叶子一层层铺展开，柔柔的阳光在上面跳跃，奏响大自然复苏的序曲；到了五月，柿子树的枝叶愈发浓密，郁郁葱葱的绿意间探出朵朵黄花，整个小院里的空气中弥漫着初夏的气息。随着时光的推移，柿子树开始悄然结出果实。青涩的小柿子藏在繁茂的叶丛中，初看不显眼，但每一天我都期盼着它们的成长。

到了秋季，柿子在阳光的呵护下，一点一点染上了岁月的颜色，由青转黄，那鲜亮的色泽透着成熟的气息。每当这时，我站在树下，眼巴巴地望着枝头。一遍又一遍地问外婆：“什么时候可以摘柿子吃？”外婆是个好脾气的人，便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：“再等等，等到柿子红透了，才甜呢！”我等啊，盼啊。有期盼的日子，让人觉得格外漫长，也格外甜蜜。

那一天，外婆搬来高高的木梯子，踩在上面，摘下一枚枚红得发亮的柿子。我像个小馋猫一样，围在梯子旁打转。只等外婆一脚踩下梯子，我就能吃上甜美的柿子。我和外婆坐在院子里，捧着一个柿子，欢喜地吃着，甜蜜顺着唇齿间蔓延开来，整个世界都因此柔和了几分。秋日的阳光透过柿子树的枝叶洒落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

外婆喜欢将柿子做成柿饼，挂在院子的竹竿上晒干。黄昏时，夕阳透过院子里的树影，洒在一排排挂着的柿饼上，像是为它们镀上一层金边。我常常偷偷踮起脚尖，伸手去够那些正在风中轻轻摇曳的柿饼，嘴馋的心思总是被外婆一眼看穿。

秋深柿子甜。这甜，不只是果实的甜，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甜。那些等待的日子，教会了我耐心；而那些终得的甜美，也让我明白了，生活中的很多美好，正是在一点一滴的等待中悄然积累的。

如今，外婆早已不在，我也远离了故土，在他乡扎根。但每当柿子上市的时节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去买几个柿子，捧在手里，细细品味。这种熟悉的甜味，会在不经意间将我带回童年，带回那段在外婆身边无忧无虑的日子。

夫夷江

郑国华
摄

那些消失的餐馆

杨抒忆

美好的回忆，随时光流逝而愈显珍贵。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，却难抵时光之河的冲刷。

近日和妻子一起散步，路过一处老街区时，突然心念一动。新婚燕尔之际，我们常来这里的一家餐馆吃饭，咸鱼茄子煲做得相当不错，至今齿颊留香。于是，我们寻至这家餐馆，想重温旧味。然而，十几年过去，这一带面貌大变，餐馆褪色的招牌还在，入口处却是生锈的“铁将军”把门，显然停业已久。我们一阵唏嘘，看来，那道菜的味道，连同那段甜蜜的时光，都

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。

还有一家菜馆，水煮鱼做得绝妙。吃过两回后，第三次去就变成了书店。虽然改卖“精神食粮”也不错，但尝不到纤薄滑嫩、麻辣劲爽的鱼，总叫人有些遗憾。

多年来，像这样默默“消失”的餐馆为数不少。以前父亲常带我去一家北方饺子馆，饺子大如小猪，羊肉、牛肉馅儿的都有，蘸醋而食，甚为过瘾；母亲曾偏爱一家湘菜馆的红烧肉，切成大块，酥烂软糯，肥而不腻；妻子嗜辣，怀孕时酷爱一家饭馆的开胃鱼头，一人能吃下一整份……可惜的是，这些我们颇为中意的馆

子，如今都已不复存在。

儿时有一邻家玩伴，与我关系甚密。有时两家人在老街上的一家酒楼聚餐，我和他各持一只炸鹤鹑开怀大啖，连酥脆的鹌骨都嚼食殆尽，只觉得满口喷香。长大后，酒楼仍在，名字未改，但菜色与以往大相径庭，炸鹤鹑之类早已不见踪影。如今我与那位玩伴天各一方，就算他回到家乡，我也没法用炸鹤鹑招待他了。

也有些老餐馆，我们以为早已关张，却在多年后偶然遇见，原来只是换了地址。那感觉如旧友重逢，亲切万分。进店点几个曾经挚爱的招牌菜，慢慢品尝，菜

肴入口那一刻，可能回忆如潮、心绪翻涌，令人热泪盈眶；也可能暗自诧异，当年念念不忘的美味，就这水平？至于是回味无穷还是败兴而归，就要看老板的诚意和食客的心境了。

城市像个魔方，千变万化，转过去的一面永不复现。在这不断翻转的“魔方”中，美好的事物层出不穷，哪怕伸手抓个满把，也会如沙粒般从指缝间流失。与其痛悼往昔的美好，不如放手迎向未来，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写的那样：“只管走过去，不必逗留去采了花朵来保存，因为一路上，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。”

遗失声明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

QQ:838947461

姚刚遗失警官证，证件号码：
43260047，声明作废。